



從海巡場域下的學習障礙個案 看心輔官的諮商行動歷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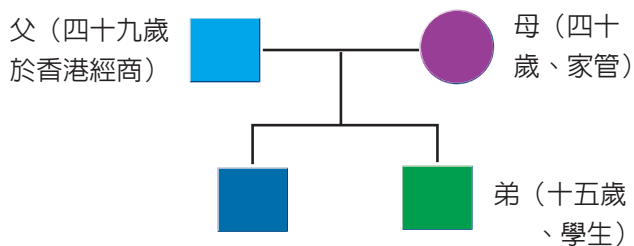
文／李振弘

摘要

本文採行動研究的立場，即行動者（我，一個海巡大隊的心輔官）亦為研究者的立場，將諮商視為一個行動中的歷程，且透過一個海巡場域下的學習障礙個案，以質化描述，擷取行動者在其發現，安置與輔導個案的初期歷程，敘述在此場域裡，行動者是如何在行動中進行探究，並對行動進行反思，進而設計諮商策略產生新行動。

個案基本資料

- 一、姓名：劉○○ 性別：男
- 二、出生：七十一年○月○日
- 三、梯次：陸軍一九○○梯 級職：二兵
- 四、入伍：九十二年三月
- 五、學歷：國中肄業
- 六、住址：宜蘭縣
- 七、興趣：畫漫畫
- 八、個案家庭圖：如下



家庭描述：個案家庭經濟小康，其父於香港工作順利，目前因SARS疫情，未能返國。個案父母因個性與價值觀差異，相處不易，對個案管教方式亦不相同，其父對個案呵護有加，常不忍個案遭受挫折，其母對個案管教較嚴，常要求個案與外界接觸，父母兩人常因管教方式不同，而有紛爭。

主訴問題

一、接案時間：六月七日。

二、七日，○○機動巡邏站副站長來電心輔室，表示該個案為新進人員，有學習障礙之情形，持花蓮總醫院精神科所開「學習障礙」之會診單，欲請假至台北的醫院就診，其請假手續不符，且個案不識路，站內因勤務吃緊，無人員能陪同前往，擔心有危安因素，故報請大隊處理。

行動歷程描述

一、心輔官於七日即至該站進行初次會談，個案自訴「聽不懂」安檢所值勤工作的操作，如守望，經常感到緊張。心輔官同時收集個案入伍前生理與人際關係資料，個案表示，幼時曾因溜滑梯而摔傷頭部，但復原良好，未當兵前的人際關係薄弱，僅有一住於住家樓下的好朋友，兩人常相約打電動，但現已搬走。



二、為再鑑別個案是否因仍在適應新環境新事物階段，而顯得學習狀況較緩慢，故心輔官於七日會談個案後，僅要求該副站持續觀察個案狀況，並去電花蓮總醫院精神科，另約定會診時間。

三、十三日，心輔官再去電該站，詢問個案於站內的行為反應與互動模式，副站長仍表示，此期間，個案學習能力仍差，反應慢，不敢讓其值勤，僅讓其在旁觀看，其言語與行動遲鈍，人際畏縮，情緒憂鬱，亦需另派人員督控，造成勤務安排上的困擾，且質疑個案逃避勤務學習。

四、為使該站勤務工作能順利執行，陳報上級後，個案於十六日勤務調整至機動組，但因機動組的值勤需反應靈活，且機動組內有多位個案在地區局受訓時，常因學習狀況差而嘲笑欺侮個案的同學，為讓個案身心狀況先穩定，再經陳報，立即再暫調至勤務中隊。

五、調整落定，十六日當晚，心輔官再與個案會談，因個案許久未休假，也未與家人聯繫，因而先讓個案聯繫家人，同時，與其母電話討論個案狀況，並了解個案入伍前行為模式。其母表示，個案自小的學習狀況便較一般人遲緩，成績不好，沒有朋友，經常一個人遊戲，缺乏社交的刺激，並時常在自己房裡「悶著」不說話，無法自己外出，會搭錯公車。國中肄業主要因為個案學習能力差，經常遭同學嘲笑與欺負，應而決定讓個案在家學習，期間亦曾讓個案至補校學習，但也因個案聽不懂課程而停止。其母亦表示，其父較寵愛個案，總擔心個案受到傷害，但其母認為，如此對個案並非好事，希望個案能多學習，改變自己狀況，並無奈表示，有心理準備，可能需要照顧個案一輩子。

六、與個案母親結束電話後，持續與個案進行會談，因個案情緒哀傷，故先將會談焦點置於情緒同理與宣洩，個案表示，在原巡邏站內仍無法進入狀況，雖然有一學長對他很好，但仍是對自己學習不佳的狀況感到難過，心輔官同理「好像是沒有用



的東西，被丟來丟去，但又要被留下來」，個案點頭，甚且啜泣表示，有「想乾脆就死掉」的想法。

七、十七日，個案父親從香港來電詢問個案狀況，其父表示，如果個案會造成部隊的負擔，希望能讓個案停役，並詢問「軍中是否有空間，可以讓這樣的孩子慢慢進入狀況」，他亦希望個案能有所學習。諮商員讓個案和其父通話後，由言談發現，個案和其父關係較為親密。

八、十九日，陪同個案至花蓮總醫院精神科，進行智力衡鑑。

暫時性分析

一、從環境適應的角度來看，個案因國中肄業，識字不多，學習能力自然低落，而當兵前的人際關係亦薄弱，社交能力差，因此進入一個「需學



習」以及「面對團體」的新環境時，便因個體無法適應而產生了壓力與負向情緒，亦因壓力更降低了學習意願。

二、從智能發展的角度來看，個案有畫漫畫的興趣，其所繪人物細緻，型態具體，可知其捕捉物體形狀（模仿）的能力以及注意力尚可。會談中，個案經常表示，他知道心輔官所形容的是什麼，但表達不出，或者不知如何說，可知個案捕捉形體後，將其「概念形成」以及「抽象思考」、以及「語言使用」的能力較差，間接可證明個案所言對守望勤務工作的操作上的「聽不懂」。此外，首次會談時，心輔官曾以「數字順背」的心理臨床智力測驗測試，結果顯示，個案無法通過三個數字的測試，其記憶能力較一般人差，常模以下。

三、從社會學習的角度來看，個案因社交刺激少，無法形成對人、我以及世界的認知地圖（Map），因而在與外在的應對（Copy）上便顯得困難。

諮商策略的再擬定

一、個案智力程度的醫療評估仍為重點，陳報地區局後，局心輔官建議，若需於花蓮總醫院長期衡鑑與觀察，建議調至八二大隊，統一複診事宜，避免個案往返奔波。

二、和緩以及一對一的學習方式較易使個案進入狀況，個案於勤務中隊期間，已請中隊裡較熱心與耐心的弟兄教導個案，建立個案營內支持系統。

三、待個案情緒穩定後，始用行為治療，鼓勵個案面對學習和人際上的問題，以及了解軍中環境的特性，並使用個案能理解之語言，與個案討論行為改變計劃，以循序漸進方式改變個案學習和人際上的問題，例如主動去認識一個人，詢問他人衛兵勤務工作內容，處理自己休假的問題等等。然後於夜哨後，得空時與心輔官一起討論執行該天行為改變計畫時的過程，藉此改變個案行為，同時讓個案

培養責任感、擴展其人際關係，心輔官並以同是新進人員的身分，與個案分享自己一天的學習面對挫折以及困難時的解決方式。

四、與其父、其母保持聯繫，建立個案營外的支持系統，並嘗試讓個案父母再正視個案問題，而不再只是因長期的無力後，停留在一種似乎只能表示口頭關心，卻對個案再無任何行動的狀態。

行動歷程分析

諮商的模式絕非固定不變，而是一系列陪伴個案「且戰且走」的行動累積，亦即唯有在面對個案的當下，諮商的模式才逐漸開展，是個案以及環境，引領著我們摸索出最適當且最貼近個案本身的諮商模式，也就是說，面對不同的個案與不同的環境，兩脈絡交錯下，我們才產生行動，並在行動中反思（reflection），再行動，再對行動反思，再生產新的行動，以此循環方式與個案共同建構諮商模式，因此，每個諮商模式都該是與個案一般，是獨一無二的。

由上所敘述心輔官一連串的行動歷程，我們知道，因應海巡環境以及此學習障礙個案所衍生的諮商模式，包含如下幾個元素：

一、觀察個案於單位內行為模式，是持續性抑或短期性。

二、調整個案勤務，穩定個案心理，並使原單位勤務順暢。

三、個案家庭關係了解，以及入伍前行為模式的資料收集。

四、入伍前後的行為模式比較，是否具一致性。

五、鑑別診斷（適應困難、智能不足、人際畏縮）。

六、穩定個案情緒，並建立個案營內營外的支持系統。

七、行為治療。



結語

部隊是一個團體的生活型態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許多個人的身心問題，在「一致」的要求下，開始無法如未入伍前獨善其身，而呈顯出來。以學習能力為例，學習能力較差者，在部隊中產生適應問題的案例便十分常見。入伍前，這樣的孩子，或許不會有問題，甚且父母也不會帶著孩子至醫院檢查，處理上，有的會「依著孩子狀況」挑選一個和緩的環境學習，比方特教班，有的則會鼓勵孩子學習自己所擅長的，並不限制。

但義務役進入部隊後，部隊是以任務為取向的環境，尤其海巡部隊，是一個要求弟兄能迅速進入執勤狀況的環境，有能力執勤才能分擔工作，能分擔工作，單位內貼哨與積假的狀況才能減少，自然會給學習能力較弱者較大的心理壓力。然學習能力弱，但人際與社交能力足夠，以及性格主動的弟兄，其自我強度較強，我們並不擔心，需要重視的案例正如同此報告中的個案，不僅學習能力較弱，還伴隨人際上的畏縮，兩者共變下，便產生個案學習意願更低落，以及因學習緩慢而使人際關係更為險峻的現象。一線部隊環境中，較少有足夠的時間去區別此類型個案，鑑別其學習能力差，究竟來自於新環境的適應，或者為個人智力發展上的問題，又或者來自於人際相處的問題。比較常見，許多官兵面對此類型個案的態度，多認定其個性懶散，被動不合作，或者想逃避勤務的學習，其他弟兄更會因此認為勤務的分配不公，而這許多的誤解，也更將造成個案心理的傷害。因此，面對此類型個案，同理以及協助其建立支持系統，並了解其學習能力狀況的歷史，便顯得重要，而非一味的以公平原則對其要求。

我仍會記得，個案父親電話中所無奈詢問的：「軍中是否有空間，可以讓這樣的孩子進入狀況」，問題言簡意深，裡頭包含許多後設的提問，包括

(一) 部隊是怎樣的一個環境？(二) 個案是一個怎樣的孩子？(三) 個案需要什麼樣的空間？(四) 個案能以怎樣的方式？進入怎樣的狀況？對每一個部隊裡的心輔官而言，在面對真正需要協助的個案時，我想，這些提問提供了重要而且必要的思考方向。

我明白一線的部隊生活是忙碌的，不太能進行深入的輔導工作，但多次於一線巡迴教育經驗，使我更相信，放下諮商的專業，單位主官一點點的包容，與一些些的鼓勵，對那些需要協助的弟兄而言，已經足夠了。

事實上，包容與同理與鼓勵，是充滿人性的事，該與勤務的要求並行，而行人性的事，即是天性，本也不該是件累人的事，不是嗎？

(作者任職於岸巡第八一大隊心輔官)

